

## 超薄阅读

《沼泽》《养蜂人的门徒》  
福尔摩斯重新上阵

作者: 劳拉·金(美)  
出版社: 重庆出版社

还记得阿瑟·柯南·道尔创作的以夏洛克·福尔摩斯和华生医生为主角的侦探故事吗? 然而, 自从柯南·道尔封笔之后, 福尔摩斯就不得不“赋闲在家”了。如今, 在美国著名推理小说家劳拉·金的努力下, 福尔摩斯终于可以抖擞精神、重新上阵了! 劳拉·金出生于1952年, 著作有数十部, 部部登上畅销书排行榜, 其中“玛丽·罗素与大侦探福尔摩斯”系列令其声名远播。

## 【内容简介】……孤女成为福尔摩斯的搭档……

在劳拉·金的作品《沼泽》中, 故事的发生地依然是那个可怕的沼泽, 依然与那个被重重迷雾笼罩的巴斯克维尔庄园有关, 只不过, 书中出现的不再是那只传说中凶悍无比的巴斯克维尔猎犬了, 而是一辆幽灵马车和一只独眼黑色猎犬。只不过, 这一次, 前来破案的是福尔摩斯先生和罗素女士, 作者是以罗素的视角来讲述整个破案过程的。他们来到沼泽之后, 发现越来越多的疑点再一次指向了已经易主的巴斯克维尔庄园……

在《养蜂人的门徒》中, 退居乡间养蜂多年的福尔摩斯遇见了15岁的孤女玛丽·罗素, 天赋异禀的她令他心生怜惜, 决定将技艺倾囊相授。从此, 福尔摩斯的搭档变成了一个伶牙俐齿的少女, 而不再是华生。

很快, 养蜂人和他的门徒就接到了第一起重要案件: 美国参议员之女惨遭绑架。介入调查的福尔摩斯、玛丽·罗素和华生医生先后遭遇炸弹袭击, 节节败退。除了早已魂归西天的莫里亚蒂, 还有谁能将福尔摩斯逼得无处可逃?

《如何看待全球化》  
写给每一个关心世界的人

作者: 彼得·辛格(澳大利亚)  
出版社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21世纪走过十几年, 我们生活的世界依然是一个整体吗? 每次国际物价、汇率变动, 我们如何捂紧钱包? 恐怖主义在全球蔓延, 恐怖袭击不再是新闻, 该如何去遏制它? 吃进口海鱼、穿皮草、用象牙等动物制品, 是否负有道德责任? 特朗普当选, 英国脱欧, 全球化进入新时期, 裂变与融合到底哪个才是国际社会的主题? 我们能否站在一个超越国界的角度, 去建立一个毫无偏见的人类共同体? 关于这些问题, 当代哲学家彼得·辛格可以为我们解答。

在书中, 彼得·辛格以大分章、小专题的形式, 用不同的案例分析了全球化进程中国际政治、国际贸易、大气环境保护、国际法、跨国组织、人道主义救援等领域的最新变化, 以伦理学原理为线索, 梳理了全球化现象的成因, 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。

## 独家连载



## 《平原客》

作者: 李佩甫  
出版社: 花城出版社

长篇小说《平原客》, 是李佩甫又一部人物群像雕刻的力作。这一次, 他将笔触对准的是当代官场生活。以一群现代官场知识分子为中心, 以一个高官杀妻而走向毁灭的离奇案件为线索, 李佩甫描绘了一幅当代官场文化的生态图和社会变迁的风俗画。

## 28 劳燕分飞

就在被提拔为副校长的那天晚上, 李德林又喝醉了。他没有办法, 不得不醉。宣布任命的时候, 省委组织部的一个副部长带人来了。宣布完毕, 校长和书记都提出来, 请副部长一行留下来吃顿“便饭”。

当晚, 宴席就摆在农科大的小餐厅里。敬酒的时候, 吴教授年长, 且德高望重, 又是主动让贤, 自然所有的敬意都对准了他。可吴教授伸手指, 说: “我谢谢各位。我血糖高, 医生交代, 不能喝酒。这样吧, 德林算是我的学生, 他能喝, 就由他代劳吧。”于是, 所有人都对准了李德林。敬老师的酒, 他得喝。敬他的, 他不能不喝。然后, 他回敬副部长、校长、书记……酒席散的时候, 他醉得一塌糊涂。

最后, 是学校办公室的人把李德林搀扶回去的。到家门口时, 他稍稍醒了些, 一扬手, 霸气十足地说: “走, 你们都走, 没事。”待人走后, 他却怎么也找不到钥匙了, 就上前敲门, 一边敲一边喊: “开门! 我, 李德林, 来自中国! 开门! 我, 李德林, 来自中国!”

门一直没有开。后来, 他就出溜到楼道里了。

这天晚上, 罗秋旖快要气疯了。她觉得李德林太不像话了, 刚当上副校长, 就醉成这个样子。

第二天早上, 门开了。罗秋旖站在门口, 见李德林酒已醒了, 正蹲在楼道里默默地抽烟呢。罗秋旖淡淡地说: “把烟掐了, 进来吧。”

他默默地走进家门, 换了拖鞋后, 发现茶几上放着一张“离婚协议书”……

罗秋旖冷冷地说: “这样的日子, 我一天也过不下去了。签字吧。”

李德林勾着头, 在沙发上坐着, 一声不吭。

罗秋旖说: “你到底什么意思? 说话呀。”

李德林心里倒是愿意离婚的, 他也不想这样过下去, 可他刚当上副校长, 这当口儿离婚, 怕传出去, 名声不好。

李德林捧着头说: “对不起。昨天晚上, 我也是没有办法。我以后……”

罗秋旖说: “没有以后了。你说多少个以后? 签字吧。”

不用说, 两个人的冷战又开始了。李德林整整一个月没有回家, 住在他新分的办公室套间里。

一个月后, 李德林又“投降”了。

这是他第三次宣布“投降”。在恩师吴教授的劝说下, 他搬回家住了。

两个人就这么不冷不热地过着。在李德林这边, 父亲不能进城, 一直是他的隐痛。罗秋旖一直希望他能切断与乡下亲戚的联系, 可他做不到。后来二人就心照不宣了。私下里, 罗秋旖一直上着外语补习班, 她早已考过英语六级了, 却还读“雅思”, 为将来出国作着准备。李德林则将心思放在了“黄淮一号”的培育上。

一晃几年过去了, 两个人都是隐忍不言。这年夏天, 学校里传出了李德林要当副省长的风声。风声传出不久, 来找李德林的人一天天多起来。那些所谓的亲戚、老乡、同学、朋友、学生……几乎要踏破他家的门坎了。家里的电话每隔几分钟就响起来, 罗秋旖不胜其烦。一天夜里, 她忍无可忍, 把电话线拔了。

终于, 罗秋旖跟李德林摊牌了。罗秋旖说: “离婚吧。我求求你了。”

其实, 李德林也早已死心了。他说: “离了婚, 孩子怎么办呢?”

罗秋旖很坚决地说: “孩子不要你管, 孩子我带。我只要你签个字。你签个字, 咱们就都解脱了。”

李德林说: “你是不是再考虑考虑?” 罗秋旖说: “我一分钟也不想等了。这也是为你好。我知道, 要是任命下来, 当了副省长, 你又要顾忌名声了。赶快, 签字吧。”

李德林终于说: “那好, 我签。”

办完离婚手续, 两个人在上岛咖啡店一个安静的角落里坐下来, 点了简单的菜肴。罗秋旖禁不住眼湿了。她说: “当年, 是我主动要嫁给你的。还记得吗? 我跑到县里的农科所去找你……”

李德林说: “记得, 当然记得。那时候, 你真……” “漂亮”这两个字, 他没有说出来。罗秋旖说: “幼稚, 是吧? 那时候, 我太年轻, 把生活理想化了。我的确幼稚。日子过成这样, 我也有责任。别记恨我。”

李德林说: “不, 不。是我对不起你, 我身上毛病太多。你一个人带着孩子, 不容易。孩子是两个人的, 回头有啥困难, 你给我说。”

罗秋旖说: “你要想真正成为一科学家, 就要切断‘脐带’, 切断你与家乡的一切联系, 不然, 他们会毁了你的。”